

台灣政黨競爭的新型態： 從立院正副院長選舉談起

徐永明 / 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

自從立委選舉後，許多政治觀察家對於敗選國民黨的處境、新崛起政黨如親民黨與台聯的發展、躍居國會第一大黨民進黨的作為，有著許多的討論，因為自從陳水扁當選總統以來，台灣政治發展的局面一直是波濤洶湧，許多事件的進展也是常出乎意料之外，而去年（九〇年）底立委選舉的結果是最大的意外：國民黨的席位從李登輝時期九八年立委的123席降到這次的68席，跌幅將近一半，而主要分裂的動力來自親民黨的成立，這次選舉取得了46席的成功。至於台聯的13席加上民進黨的87席則是擴大了泛綠軍的政治基礎，形成國會中多數的力量。再次證明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伴隨著，獨大的國民黨不斷地在選舉中被弱化。

壹、新國會的三角學

因此國會中的三角均衡選前趨向國民黨的結構，選後則是轉化為趨向民進黨的三角結構，其中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席次差距拉大，而國民黨與親民黨的差距則拉近，因而形成的撕扯力量讓國民黨陷入一個不利的地位。因為這個立法院三角結構的更動，政策議題與法案的主導權顯然轉移到民進黨手中，而國民黨雖然在選後自封為

在野的第一大黨，杯葛的能力因席次縮水而大幅降低，必須尋求親民黨的奧援，但是因為兩者席次的差距拉近，因此一個直覺的觀察是：國、親間對於主導權，乃至在野代表性的爭取，競爭只會愈激烈而不會稍緩。

但是換個角度來推論：宋楚瑜當然也不願見到國民黨繼續向下沈淪，以免國民黨分裂下中南部的支持為泛綠所吞食，其實立委選舉中台聯在南部的表現已可見一斑，但是又如何不被「泛藍」所圈住，重蹈選前老二的尷尬處境，也是必須細細思量的。而對於連戰主導的國民黨而言，一樣地必須以「泛藍」為基礎才能在一方面圈住親民黨的支持，與民進黨成鼎力之勢；另一方面必須中斷選後分崩離析的骨牌效應，避免本土派立委往台聯傾斜，因此立院龍頭一役在這整個局面顯示相當的意義，也預示選後立院勢力重新編整的模式，尤其在內閣改組過程中完全無置喙餘地的國、親兩黨而言，立法院可說是退無死所。

貳、立院龍頭的均衡學

至於民進黨則是在選戰的勝利後處於領導不作為的狀態，除了行政部門積極整建

「戰鬥內閣」外，並無心於整合所謂「國安聯盟」或是進行「政黨重組」的操作，因為民進黨派系的內向性格仍強，派系的生存發展仍是首要的關心，對於裂解國民黨吸納本土派立委的政治操作疏於進行，完全仰賴李登輝群策會的鬆散組合，因此這次洪奇昌的敗北不過證明民進黨需要一個完整的策略，在不確定的政治環境營建新的領導權，以協調府、院、黨（中央）、黨團（立院）的互動關係。

而另一方面，更多人視這次「王江配」的達陣是宋楚瑜的成功，往2004年總統大選又邁進了一步，顯示在宋刻意壓低姿態的作為下，「國親合」仍是有一定的運作空間，尤其在民進黨對國民黨本土派政治滲透力不夠的條件下，如果組合出一定的搭配為國、親兩方面所接受，那麼泛綠的力量就缺乏擴張的空間。

從這個角度觀察，反而提醒我們：「國國配」的名單（院長王金平、副院長江丙坤）卻能動員「國親合」的政治能量，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，這大概是這次立院龍頭之爭的最大啓示，或者說是政治學上的大發明。在本土派的反彈力道下，宋楚瑜是不能太突出；而在民進黨的壓力下，親民黨必須尋求國民黨的聯盟，所以不能離得太遠。因此「王江」配作為一個勝選名單的魔幻力量在此，能同時圈住兩股相斥的力道，以克制泛綠的競爭，尤其別忘了王金平也是泛綠所支持的，其間民進黨雖然有所反彈，但是台聯對王的支持則始終如一，成為台灣多頭政治勢力的唯一均衡點（equilibrium），這大概又是另一項政治奇觀。

所謂均衡點的意義並非平衡，而是作為一個均衡選項，在賽局中的任一行動者如

果調整其行動偏離這個選擇，其政治收益都不會更好，反而是變差。王金平就正佔據這個位置，當民進黨揚言要推選自己的院長人選時，他們發現不推人選比輸了好，支持王金平成為最佳選擇；而對親民黨而言，支持王金平能有機會擊敗民進黨的洪奇昌，比推出自己的人選好；對國民黨而言，王金平是自己的，比逼出去好。因此一個政治聲望普通，不起眼的地方立委竟成為台灣政治勢力匯聚的軸心，這個局面並非是王金平「平衡」的功夫好，而是他站在一個「均衡」點上，任何一方都沒有能力推出替代的人選，自然成為跨藍、綠的贏家，至於緊接著的「財劃法」覆議案則是另一個故事。

參、覆議案的色彩學

「地方財劃法」的修正案是國民黨在舊立委任期屆滿的最後一個會期的尾巴，訴諸舊有的席次優勢與親民黨的支持而闖關成功，其內容可以說是台北市的自保條款，透過擴大地方分配款以維持財政上的優勢，當然對於民進黨政府有相當大的困擾，而其以馬英九領軍的態勢上，政治上的對抗意涵亦相當濃厚，因此在新會期的開議之初，游錫堃內閣即有覆議之舉，由於修憲後覆議失敗無須造成內閣的總辭，因此覆議的型態接近美式總統制的否決（veto）之舉，對政府穩定性的衝擊雖稍低，但仍形成政黨對決的局面。

與立院龍頭之爭的差別在於馬英九作為財劃法的靈魂人物，因此無法佔據所謂的均衡點，而回到選前藍、綠集團對峙的局面，雖然區域委員有著來自地方稅收減少的壓力，而親民黨初時想提出第三方案，擺脫泛綠的緊箍咒以凸顯自主性，但都在

覆議案投票時回歸藍、綠的集團關係壓抑了民、國、親的三角關係。投票結果因為國民黨本土立委兩缺席一廢票，加上親民黨原住民立委兩票缺席，導致泛藍無法過半，覆議案通過。

這裡觀察到的不只是馬英九站上火線，開始為台北市長連任熱身，而是政黨競爭型態中三角關係為藍、綠對決所取代，可預期如何建構這個顏色學戰線，藉此持續壓抑親民黨的自主性，成為國民黨現階段生存發展的重要法則，因為均衡選項的推出困難，並且難以駕馭；三角鼎立的局面，宋楚瑜的身影會壓倒連戰；唯有透過藍、綠色彩學的經營，以江丙坤、馬英九等人選來圈住親民黨的選票，維持國民黨在立院戰場的主導權。

但是重複動員會產生剝離的現象，尤其在藍、綠的架構下，少數立委的消極不作為即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，此時不但黨中央面臨黨紀處理的難題，因為開除的處分

會立即更動了藍、綠的力量對稱關係，不適當處分就成縱容，損傷黨的領導權，因此未來立院與政院間的主導性關係與立委選前不同，政治僵局反而容易突破，因為形成僵局對在野而言代價太大，這時游錫堃主導的「戰鬥內閣」空間較大，施政的主動性高。

肆、黨競爭型態的替換

立委選舉不但更動了台灣政黨體系的結構，也同時影響了政黨競爭的型態，有所謂三角學、均衡選項、色彩學等面貌，代表不同政黨對於議題主導性的掌握，乃至對政治局勢變化影響力的追求，可預期在下屆總統選前會維持一個不同競爭型態更替的局面，當然當某一種型態主導政局走向的次數與時間越長，會逐漸回饋（feedback）為對政黨體系發展的影響，進而決定下次總統大選的態勢。